



世界文學名著

統 治 者

哈 杜 著
杜 衡 譯

THE DYNASTS

By
THOMAS HARDY

Translated by
TU HÉNG

第五幕

第一景

巴黎 剛巴西萊斯家裏的舞廳

從蒙着一幅帷幕的缺口上可以望見有許多燭火照耀着的國務總理家裏的廳堂，以及一大羣穿着奇裝，戴着面具的舞者；他們正跟着從廳堂最遠一端的一間小屋裏發出來的音樂聲迴旋的舞蹈着。場面的前部是一間小形的休息室，現在是什麼人也沒有，祇除了一個沈陰的人形；那便是拿破侖，他坐着，呆看着裏面的活動着的跳假面舞的人。

憐憫之精靈

爲了國家大事的煩勞，就是當着這一種甚至會把那「憂愁國王」都引誘來參加的盛大的享樂，他都是毫不動心的至今還沒有去跳過一次舞呢！我要去跟他談談。

年歲之精靈

說就說，不過你的話是毫無一點用處的！

憐憫之精靈（向拿破侖耳根邊說）

拿破侖，你爲什麼要這樣難道說伐格蘭戰爭和它的光榮，它的刺激，和它的羞辱，卻至今還使你的驕傲這樣的飢渴着嗎？

拿破侖（像在作着獨自似的回答）

人性之中的那一種猶疑和顧忘的特徵

時時刻刻在叫我用機智和權術來掩飾。當然是愈快愈安全呀！最好就在今晚上，我已經能在各方面都布置得停停當當，免得到明天早晨，還是被那一種環繞在四周的，使我憔悴的，無名的恐慌所纏住……完全意想不到的拉納的這種悲慘的死——他是像鐵一樣堅強的，現在到那兒去了！不讓人知道的，在四周想不到的大路上出沒着的暗殺，以及斯太普斯那個狂人最近一次的成功，都一起在慫恿着，不讓我的未來的子孫的處在危險中的血液，以及這個偉大的帝國的千萬年的嗣子，

再留在我自己的血管裏，遲遲的不出來。也許就在這個時候，而且就在這屋子裏，已經有我的敵人假意戴着愛情的面具，而在悄悄的尾追着我，準備把我結果了。……

當最近的一次戰爭開始爆發的那時候，各方面都輕信着奧地利一定會打勝仗；那時候，許多懦弱的國王們都曾有一種隱祕的期待，這種情形也清楚的說明了，萬一我被推翻，就會遭逢到怎樣的命運！因此，我必需替未來先準備着一支苗裔，可以重新張着我的旗幟，講着我的功績，現在有一個辦法——我以前最好是並沒有

約定着娶亞力山大家裏的女子做皇后！
我是想別處去找。可惜是已經說過了呀！

跳舞完畢，戴假面的人們走進來，貝爾底葉也在其中。拿破侖向他招呼着，他便走了過來。

貝爾底葉，我的朋友，在這班彩衣斑駁的人羣中，上帝使你得到了很多的愉快嗎？

可是我卻思想紛亂得完全感不到興趣！

他們在這裏說着什麼關於我的謠言呀？

這種化裝使許多婦女們都變得膽大了——

她們的害羞是爲了光，不是爲事情本身——

而且憑你這樣的智慧，我想是一定可以

偷聽到不少我們離開了都城那時候的，無論好的或是壞的各種消息和謠言。

貝爾底葉

陛下，我想您的最近一次遠征的偉大的功績，是像亞倫（註一）的蛇頭杖似的，已經可以把歷史上所有的小功績都完全吞沒了。不過，這倒是真的，有許多人都在傳說着，英吉利人在伐爾歇命方面的企圖，固然已經完全失敗，鬧得一場沒結果，但是在達拉委拉方面，他們卻確實打了勝仗啊。

拿破侖

可是他們在伐爾歇命方面的計劃，卻是

非常好的，他們理想又大，同時又很周密；我以前真想不到這種盲目的英吉利人倒有這樣的見識。但是他們運氣太不好，竟弄了這麼一個傻子來領導這次戰事，那就把事情弄糟；要不然，即使我們不會吃他的虧，但至少也不會這樣容易對付。——你瞧，這裏有一位太太慢慢的走過來了，從她的步態看來，我知道是梅特涅夫人；我很想跟她說幾句話。

拿破侖站起身來，穿過房間，走向一位剛在門隙處出現的戴假面的女客。貝爾底葉退出；皇帝毫不客氣的拿起那位太太的手，把她引到一張椅子邊，在她身邊坐下來那時候，外邊跳舞又

正在重新開始。

梅特涅夫人

陛下，我是一下子

就馬上認識是您了；像我這樣子的有着
尖利的眼光的人，怎麼不馬上就認識呢？

拿破侖

夫人，你真算得有一雙鬼精靈的眼睛呀！
那些花花公子們所擅長的玩意兒，我們
不知道爲了什麼原故總是個學不起來。——
你的親愛的丈夫是在維也納到處遊玩，
你在這裏倒放心嗎？

梅特涅夫人

是的，巴黎這個地方

是至今還把我勾留着；但是我從不出來，
祇有今天，他們竭力慫恿我到這裏來玩，
否則，我也不會離開家的。

拿破侖

我得謝謝那個

慫恿你的人！——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這件事，如果能有像你這樣聰明的女子
出主意，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梅特涅夫人

什麼事呢？

統治者

拿破侖

是關於我的婚姻。

梅特涅夫人

陛下，這是與我無關的！

拿破侖

你可曾聽到有人說起過，我已經決定要遵照着別人對我提了好久的勸告，準備跟現在這一位沒有經過教會的正式的認可的皇后，從此就脫離了夫婦關係嗎？

梅特涅夫人

也稍稍聽到說起過。同時還聽說陛下和俄羅斯的宮廷之間最近是正在磋商着，

要把他們的一位公主配給您做未來的皇后呢。除此之外，我就沒有聽到什麼話。

拿破侖

這結合的確是有可能；可是愈順利愈糟。上星期，香巴尼曾經寫了信給亞力山大，替我向他的妹妹求婚，問他答應不答應。

梅特涅夫人

陛下，既然跟約瑟芬皇后離開的事已經完全決定在先，那麼還會有什麼您所謂「愈糟」的事啊？

拿破侖

這所謂愈糟的事是這樣的：

如果你們的公主，美麗的瑪麗亞·路易莎，

她肯答應跟我訂婚，我倒寧願向她提出，而把那一個放棄的。真的，俄羅斯的沙皇，他對我是這樣慢吞吞的不肯馬上決定，而我這方面卻這樣的急，我就有很好的理由把求婚的事收回了。——夫人，我來問你，你們那位公主，她究竟肯不肯嫁給我的？這就是說，你們皇上究竟會不會同意的？

梅特涅夫人

你這突然的問題真叫我摸不着頭腦了！現在要來答覆這種問題簡直是不可能。

拿破侖

夫人，我現在另外用一種方法來問你吧：
如果叫你處了瑪麗公主的地位，那麼你
是否肯接受了我的求婚和愛慕之心呢？

梅特涅夫人

那是沒有問題的，我一定馬上就拒絕你！（註三）

拿破侖（粗魯的笑着）

哈哈！這真是非常乾脆，同時也非常殘酷！
好，你寫封信給你丈夫。問他以爲怎麼樣，
再把消息告訴我。

梅特涅夫人

陛下，何必要這麼辦呢？

那邊過來的就是大使希伐爾真保親王，

是我丈夫的後任。他現在是外交方面的一切交涉的正式的傳達者，這一件事情，你也可以憑藉他傳達到我們宮庭中去。

拿破侖

夫人，那麼請你跟他談一談吧；就在此刻，這裏，今天晚上。

梅特涅夫人

既然你非要我這樣不成，那麼我就非正式的去向他提一提也好，可是你不能把這事情算是交託了給我，你必需備着正當的手續，把這要求明天再向他正式提出；要不然，我豈不是成爲

一個大家的笑柄，竟會做夢似的把一件根本沒有這麼回事的事鄭重的提出來。

拿破侖

我依了你的話，明天就把歐什尼派去吧。同時也得叫他準備一下。你這樣對他說：我的皇朝是必需要有傳宗接代的子孫，如果這一個女子不能替他生下孩子來，那就一定要找另外一個女子來替代的。

〔拿破侖突然下場。〕

跳舞繼續着。梅特涅夫人坐在那裏，沈思着。希伐爾真堡進來。

梅特涅夫人

皇帝剛纔正跟我在一起。他輕描淡寫的說了一些他現在的和未來的皇后的事。你可有點猜得到他說些什麼話？

希伐爾真堡

關於她？

無非是說些什麼羅曼諾夫家的堆棧裏拿不出他所需要的那種精緻的貨色來。

梅特涅夫人

同時還說那未來的主顧是已經要找到我們維也納的舖子裏來了。

希伐爾真堡

這真是奇怪；